

楊家駱主編 中國學術名著 朱子小學及四書五經讀本之一

小四

學書

集集

注解

原序

古者有大學小學之教。八歲入小學。十五入大學。大學之書。傳自孔門。立三綱領。八條目。約二帝三王教人之旨。以垂訓。程子以爲入德之門是也。而小學散見於傳記。未有成書。學者不能無憾。於是朱子輯聖經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。作小學書。分內外二篇。合三百八十五章。以立教。明倫。敬身。稽古。爲綱。以父子。君臣。夫婦。長幼。朋友。心術。威儀。衣服。飲食。爲目。使夫入大學者。必先由是而學焉。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。是故孔子以前。大學未有書。自孔子作之。而入德之門在是矣。朱子以前。小學未有書。自朱子述之。而做人樣子在是矣。學者讀孔子之書。不以大學爲之統宗。則無以知孔子教人之道。讀朱子之書。不以小學爲之基本。則無以知朱子教人之道。卽無以知孔子教人之道。觀其立教。明倫。敬身。稽古。井井乎有條。循循乎有序者。卽孔子教弟子以入孝。出弟。謹信。愛衆。親仁。學文之旨也。朱子自謂一生得力。只看

得大學透。而又輯小學一書者。以爲人之幼也。不習之於小學。則無以收其放心。養其德性。而爲大學之基本。蓋朱子教人之道。卽孔子教人之道。學者有志聖賢。誠未有先於是書者也。聖朝正學昌明。孔孟程朱之教如日中天。曩者。頒行小學課童子試。俾初學之士。講而習焉。以興起其良心。而成就其德業。爲聖爲賢。於是乎始。今海內之士。家傳戶誦。非不甚盛。然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。而不知爲聖爲賢之道。所由基。坊間刻本。亡慮數十種。纂註標題。亦止爲試論剽竊之地。而鮮有尋繹其文義之微。與其教人親切之意。引學者以躬踐而力行之者。如此。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以教人。而何以仰副詔旨。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。夫朱子之爲是書也。規模節目。無所不備。卽一篇之中。章章節節。句句字字。皆有義理。皆有次第。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。輒註之曰。已見論語。已見孟子。而不知孔孟之言。編入小學。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。雖意無殊歸。而語各有當。何得如此疏略。蓋彼不過視爲課試作論之資。而不知爲聖爲賢之道。

卽於此託始也。夫小學大旨，前賢論之甚詳。余括其要而言之，不離乎敬之一字。故必於內外二篇，三百八十五章，章章節節，句句字字，看得敬字義理，次第分明，體之於身而實踐之，方知人之所以爲人，以其身周旋於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之中，而心術、威儀、衣服、飲食，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，修之則吉，悖之則凶。然後有以收其放心，養其德性，而大學之基本以立。苟不能敬，而存心處事，待人接物，有與此書相背違者，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矣。失卻做人底樣子，而欲求入德之門，譬猶人之形體尙不全，而欲肩重大之任，以經營四方也。有是理哉！然則小學爲大學之基本，學者有志聖賢，誠未有先於是書者也。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，以成是編。俾學者切己體認，見得做人底樣子，勿徒視爲課試之資。庶幾興起良心，成就德業，或有以仰佐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於萬一也夫。

康熙五十年辛卯蒲月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。

李序

今聖天子崇儒重道。理學昌明。推廣聖祖仁皇帝教育涵濡之德。禮陶樂淑。仁漸義摩。凡所以化導成人。小子咸使有德有造。歸於一道同風之盛者。亦云備矣。儀封張先生。當文教翔洽之日。以正人心。厚風俗。爲己任。本程朱心法。手定宋明大儒諸書。刊布海內。爲後學津梁者。人人得而讀之。獨所著小學集解。未付剞劂。闕。忝門下。得與校訂。沈潛反復。見其采摭參補。言言精當。實於朱子多所發明。蓋朱子是書。輯於晚年。其爲幼學計者。至深且遠。誠以童稚之年。天性未漓。一切嗜慾紛華之感。無自而入。乘此時而詔以小學。自立教。明倫。敬身。稽古。以及嘉言善行。諸大端。一一講貫習復。養其德性。正其學術。然後教以格致。誠正修齊治平之學。因其已知已能而究極之。則步趨聖賢無難矣。故易曰。蒙以養正。聖功也。舍是而以苟且速化之術。從而要之。雖有秀良奇穎之姿。浸淫曲學。其所成就。卒不克光明俊偉於天下。是猶墜潢。

汙之水以求通於江河。養棘棘樗散而冀美材。豈有是乎。顧坊刻小學不下數十種。誠如原序所云。止爲
試論剽竊之具。於朱子親切指點。引人身體力行之苦心。奚當。今先生集解。旁稽博探。曉暢明白。言理必
證諸事。言古必參諸今。語近指遠。微言若揭。學者讀之。皆易知易行。廩廩然得所法戒。直有不如是不可
以爲人者。因以規矩身心。扶立質幹。近裏著己。躬行實踐。存之爲道德。發之爲事業。則先生是編。雖爲學
者導夫先路。亦我國家漸摩陶淑。長育人才之一助也。爰命梓人。公諸同好。世必有愛而珍之者。
雍正九年歲在辛亥春三月受業樂亭李蘭謹序。

小學輯說

原本題作綱領義似未愜詳更作輯說

程子曰。古之學者易。今之學者難。古自八歲入小學。十五入大學。有文采以養其目。聲音以養其耳。威儀以養其四體。歌舞以養其血氣。義禮以養其心。今則俱亡矣。惟義禮以養其心爾。可不勉哉。

又曰。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。是故小學之法。以豫爲先。蓋人之幼也。心知未有所主。則當以格言至論。日陳於前。使盈耳充腹。久自安習。若固有之者。後雖有譏說搖惑。不能入也。若爲之不豫。及乎稍長。意慮偏好。生於內。衆言辯口。鑠於外。欲其純全。不可得已。

藍田呂氏大臨曰。古之學者。有小學。有大學。小學之教。藝也。行也。大學之教。道也。德也。禮樂射御書數。藝也。孝友睦婣任恤。行也。自致知至於修身。德也。所以治天下國家。道也。古之教者。學不躐等。必由小學。然後進於大學。自學者言之。不至於大學所止。則不進。自成德者言之。不盡乎小學之事。則不成。

朱子曰。後生初學。且看小學書。那箇是做人底樣子。

或問某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。請授大學何如。朱子曰。授大學也。須先看小學。只消旬月工夫。

又曰。古人小學教之以事。使自養得他心。不知不覺。自好了。到得漸長。更通達事物。將無所不能。今人既無本領。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。百方措置思索。反以害心。

又曰。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。其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。持守堅定。涵養純熟。固已久矣。大學之序。特因小學已成之功。

又曰。古之教者。有小學。有大學。其道則一而已。小學是事。如事君。事父兄等事。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。就上面講究所以事君。事父兄等事是如何。

又曰。古人之學。固以致知爲先。然其始也。必養之於小學。則在乎灑埽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

習而已。聖人開示後人進學門庭，先後次序，極爲明備。

或問某今看大學，如小學中有未曉處，亦要理會。朱子曰：相兼看不妨。學者於文爲制度，不可存箇終理會不得之心，須立箇大規模，都要理會得。至於明暗，則係乎人才何如耳。

又曰：修身大法，小學書備矣。義理精微，近思錄詳之。

又曰：小學之事，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。大學之道，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。

又曰：古者小學，已自養得小兒這裏定，已自是聖賢坯璞了，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。今入大學，使之格物致知，長許多知見。

問大學首云明德，卻不會說主敬，莫是已具於小學否？曰：然。自小學不傳，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。

問敬當不得小學，曰：看來小學，卻未當得敬。敬已自包得小學，敬是徹上徹下工夫，雖做到聖人田地也。

只放下這敬不得。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。

問小學嘉言篇。程子云。心只要在腔子裏。何以得在腔子裏。朱子曰。敬。

又曰。古者小學。已自暗養成了。到長來。已自有聖賢坯模。只就上面加光飾。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。只得教人。且把敬爲主。收斂身心。卻方可下工夫。

李周翰請教。屢歎年歲之高。未免時文之累。曰。這須是自見得某所編小學。公宜子細去看。也有古人說話。也有今人說話。且看是如何。古人都自少小涵養好了。

又曰。昨來奉報。只欲如此間所編者。今細思之。不若來教規模之善。但今所編。皆法制之語。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篇。卽兩類之中。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。其說乃備。但須約取。勿令太汎。乃佳。

又曰。小學書多說那恭敬處。少說那防禁處。

又曰：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，所以大來都不費力。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，及至長大，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。而今自小失了，要補填實是難，但須莊敬誠實，立其基本，逐事逐物，理會道理，意誠心正了，就切身處理會，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，今則無所用乎御。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，皆是切用，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，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，又于自家身已甚事。

或問：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，小人務其近者小者，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，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，何也？曰：學之大小固有不同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。是以方其幼也，不習之於小學，則無以收其放心，養其德性，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。不進之於大學，則無以察乎義理，措諸事業，而收小學之成功。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，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，非若古今之辨，義利之分，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，而不可以相入也。今使幼學之士，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

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。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。以止於至善。是乃次第之當然。又何爲而不可哉。

又曰。敬之一字。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爲小學者不由乎此。固無以涵養本原。而謹夫灑埽應對進退之節。與夫六藝之教。爲大學者不由乎此。亦無以開發聰明。進德修業。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。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。而必以是爲說焉。

東萊呂氏祖曰。後生小兒學問。且須理會曲禮、少儀、儀禮等學。灑埽應對進退之事。及先理會爾雅、訓詁等文字。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。自然有得。不如此。則是躐等終不得成也。

北溪陳氏淳曰。程氏說主敬工夫。可以補小學之缺。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。大本既立。然後大學工夫循序而進。無往不通。大抵主敬之功。貫始終。一動靜。合內外。小學大學。皆不可無也。

又曰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。最切於日用。雖至大學之成。亦不外是。

邵武李氏方子曰。先生年五十八。編次小學書成。初先生既發揮大學。以開悟學者。又懼其失序無本。而不

足以有進也。乃輯此書以訓蒙士。使培其根。以達其支。內篇四。曰立教。曰明倫。曰敬身。曰稽古。外篇二。取古今嘉言以廣之。善行以實之。雖已進乎大學者。亦得以兼補之於後。修身大法。此略備焉。

西山真氏德秀曰。小學之書。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。而繼以內則之文。合二章觀之。小學之教略備矣。

魯齋許氏衡曰。古者民生八歲。上至王公。下至庶人之子弟。皆令入小學。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。禮

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歲。自天子之元子衆子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與凡民之俊秀者。皆入大學。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。當其幼時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。則無以收其放心。養其德性。及其年長。若不進之於大學。則無以察夫義理。措諸事業。先之以小學者。所以立

大學之基本。進之於大學者。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。三代盛時。賢才輩出。風俗醇厚。由此道也。自始皇焚書以後。聖人經籍不全。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。班孟堅漢史。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。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。千有餘年。學者各以己意爲學。其高者入於空虛。下者流於功利。雖苦心極力。博識多聞。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。至唐韓文公。始引大學節目。以爲爲治之序。及前宋伊洛諸先生。又表章大學一篇。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近世新安朱文公。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。參以曲禮。少儀。弟子職諸篇。輯爲小學之書四卷。其綱目則有三。曰立教。明倫。敬身。立教者。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人之良心。本無不善。由有生之後。氣稟所拘。物欲所蔽。然後私意妄作。始有不善。聖人設教。使養其良心之本善。去其私意之不善。其上者可以入聖。其次者可以爲賢。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。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。上下無怨。比屋可封也。然所謂教者。非出於先王之私意。蓋天有是理。先王

使順其理。天有是道。先王使行其道。因天命之自然。爲人事之當然。乃所謂教也。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數語爲說。蓋爲教而不本於道。則非教也。爲學而不本於道。則非學也。道者何。父子也。君臣也。夫婦也。長幼也。朋友也。此天之性也。人之道也。知此。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。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。明倫者。人之賦命於天。莫不各有當然之則。如父子之有親。君臣之有義。夫婦之有別。長幼之有序。朋友之有信。乃所謂天倫也。三代聖王。設爲庠序學校。以教天下者。明此而已。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。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。淆亂而不可統理。將見禍亂相尋。淪於禽獸而後已。此所以古之教者。必以明倫爲教。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。敬身序。引孔子言。君子無不敬也。敬身爲大。身也者。親之枝也。敢不敬乎。不能敬其身。是傷其親。傷其親。是傷其本。傷其本。枝從而亡。聖人以此垂戒。則知凡爲人者。不可一日離乎敬也。況人之一身。實萬事萬物之所本。於此有差。則萬事萬物。

亦從而差焉。豈可不敬乎。敬身之目。其則有四。心術、威儀、衣服、飲食。心術正乎內。威儀正乎外。則敬身之大體得矣。其衣服飲食。二者所以奉身也。苟不制之以義。節之以禮。將見其所以養人者。反害於人也。分而言之。心術威儀。修德之事也。衣服飲食。克治之事也。統而言之。皆敬身之要也。蓋惟敬身故於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長幼之間。無施不可。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。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。其綱目亦有三。立教、明倫、敬身。用此事迹以實前言。其外篇嘉言善行。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。所行之善行。其綱目亦各有三。立教、明倫、敬身。此外篇也。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。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。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。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原。合內外而兩觀之。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。朱文公集小學之書。大意如此。

又與子師可書曰。小學四書。吾敬信如神明。自汝孩提。便令講習。望於此有得。他書雖不治。無憾也。我生

平長處。在信此數書。汝當繼我長處。篤信而好之也。

文恪宋氏訥曰。小學立教。所以收心養性。而爲大學受教之本。繼往聖。開來學。實有功於世教。高后嘗命女史誦而聽之。旣而奏曰。小學書言易曉。事易行。於人道無所不備。眞聖人之教法。盍表章之。高皇帝曰。然。已令親王、駙馬、太學生。咸講讀之矣。由是內而京師。外而郡邑。莫不家藏人誦。而聖賢之教復明於天下也。

敬軒薛氏瑄曰。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。而先讀他書。猶惡觀泰山而視丘垤也。藐乎吾知其小矣。

又曰。朱子小學一書。理與事而已。內篇之立教。明倫、敬身、通論。言其理也。稽古之立教。明倫、敬身、通論。實之以事也。外篇嘉言之廣立教。明倫、敬身。又以理言也。善行之實立教。明倫、敬身。又實之以事也。然理。